

城市大集去留间(上)



燕子山西路大集每天早上5点到8点开市,周六周日要比平时晚一点。本报记者 左庆 摄

东八里洼大集的摊贩怕取缔 燕子山西路早市成市民情感联络点 集市:农村人的生计,城里人的记忆



济南味道
本报记者 郭立伟 王杰

“老百姓可喜欢这个集了”

6月22日,农历五月十八,东八里洼大集。凌晨1点,仲官村郊,张学清夫妇摸着黑从床上爬起来,钻到了自家菜地里。凌晨1点的仲官镇,气温20℃,些许凉意,空气清新,捎带着泥土的味道。

50多岁的张学清对此已司空见惯。强忍着困意和疲倦,他和老伴商量着今天的采摘售卖计划。

在4个小时里,他们要摘够2000斤蔬菜,趁着东八里洼大集,赶紧卖一卖。凌晨5点,张学清夫妇把2000斤豆角、茄子、青椒等一股脑儿全装到三轮车上。

6点,张学清到达东八里洼南路,支起摊子,摆上蔬菜,一天的售卖正式开始。所有的蔬菜,均价一块钱一斤。啃了几口从家里带来的烧饼,张学清就忙着照顾生意。

新鲜的蔬菜从不缺买主,张学清的摊位总有五六个市民同时挑菜、称菜。忙碌之余,张学清不时与一些老主顾打着招呼,王利便是其中一位。

虽已年过七旬,腿脚不大利索,但每月农历逢三、逢八,只要东八里洼大集开市,王利从不落下。买了一斤豆角、茄子,王利继续逛着。

路遇一胶贩,三块钱一支的胶水,经过讨价还价,王利花两块五买下。“谁图那五毛钱?现在五毛钱掉地上都没人捡,就是热热闹闹图个烟火气。”与大型商超、社区菜市场相比,王利始终觉得集市最亲切,“逛一圈下来,能和许多不同人拉拉呱,这就是百态人生。”

逢一、逢六十六里河,逢二、逢七王舍人,逢三、逢八东八里洼,逢四、逢九大金庄……大写的数字,是农历计数的传统,一笔一画的勾勒,不像阿拉伯数字一样一蹴而就,却在现代人的计数中难得出现。老济南人,知道这些数字的含义,五天一个大集,就是农村与城市,乡下人和城市人,汇集在一起的时候。

众所周知,城区集市为市民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,也带来交通拥堵、卫生等问题,这也导致许多城区集市难逃取缔解散的命运。

2014年冬天这个三八大集停了半个月左右,“那段时间真是难熬啊,出来也没地方去,天天在楼上憋着。”王利说。

听到传言,东八里洼大集将来可能会取消,张学清脸上闪过一丝惊恐:“家里种的菜怎么办?”他的嘴唇蠕动着,半天也没说出话,老伴儿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,他回过神来,“你们能往上头反映反映不?老百姓可喜欢这个集了。”

“它是环山片区从无到有的见证”

城区集市被解散,不只会打破张学清等摊贩的生计饭碗,也可能让许多市民就此失去一段宝贵的城市记忆。

早上6点,匆匆洗把脸,带上自己的手推车,杨虹便匆匆赶去燕子山西路早市。早市就在杨虹所住的内燃机厂宿舍楼下。退休十年,杨虹每天必去早市,为了一家五口都能吃上新鲜菜,为了能与老朋友聊聊天。

与东八里洼等大集动辄一天的开市时间相比,这里的早市每天只开市3个小时。

早市带来的交通拥堵、卫生等问题,让济南许多街道办事处纷纷将其解散。如泉城路街道、燕山街道、千佛山街道、大明湖街道等早已没有传统早市,取而代之的是社区菜市场。

燕子山西路早市是济南城区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集市。早市在燕子山西路的一条支路上,支路因内燃机厂宿舍而得名“内燃机路”,路长500米,宽10米,树木悠悠,是通往燕子的必经之路。类似早市,济南城区有20余个,而它是其中最最繁华的一个。

这里的早市每天5点开市,500米长的路两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位,蔬菜水果、五金百货、农家小吃,种类齐全,应有尽有。

“摊位费是200元/月/米,现有200多户摊贩,时间较短的也已经有五六年。”环山小区管理处主任马俊德介绍,通过对早市交通、摊位费等管理模式的整改,燕子山西路早市已成为济南模范早市,每天不到三个小时的开市时间,能吸引近千人的流量,周末甚至多达几千人。

“别看现在很好,以前这里差点就被解散了。”杨虹称,前几年,迫于周边的交通、卫生压力,环山小区管理处曾计划解散燕子山西路早市,“居民都不同意,买菜那么方便,而且营业时间就那么一会儿,凭啥给撤销?而且早市本身就是环山片区从无到有的发展见证。”

为此,杨虹联合数十位片区居民一起去管理处,要求管理处慎重对待此事。“反对者很多,绝大多数居民要求保留早市。”马俊德称,最终办事处决定在保留早市的前提下,对早市的管理模式进行创新。

“除了能买到大超市里没有的新鲜蔬菜,早市实际上是我们彼此间联络感情的媒介。”杨虹说。

儿时的记忆,成为如今的生计

王静今年45岁,靠在城区集市摆衣服摊为生。7岁时,王静怎么也不会想到经常跟在奶奶屁股后面赶的大集,在20多年后,会成为她一家人生计来源。

1999年,30岁的王静已为人妻,夫妻双双下岗,她和爱人老周,便决定在集上卖衣服为生。此时,因摊贩过多,集市从西八里洼村狭窄的道路,整体搬迁到玉函小区北路。更加宽敞的道路,给了王静夫妇广阔的舞台。在这里,王静和老周度过了5年甜蜜生活——生计得以保障,他们的孩子出生,从襁褓婴儿,到蹒跚学步。

2004年,东八里洼拆迁,道路重新规划,玉函小区北路成为正规路,严禁占道经营。王静和老周,以及其他400个摊贩再次搬迁,搬进了只有600米长的东八里洼南路,摊位变小了。虽不尽如人意,但王静夫妻只能面对,他们互相安慰,“别多想了,有个地方就不错了”。

2016年2月以前,逢一、逢六赶十六里河大集,逢三、逢八赶东八里洼大集,这就是王静一家的天。2月份万寿路修路,有20多年历史的十六里河大集借此取消,半边天塌了,收入缩水一半,生活仅够糊口。王静和老周没有别的办法,只能比以前起得更早,睡得更晚,他们的孩子即将读高中。

在600米长的摊位上,除了王静一家,密布着337个固定摊位的生计。200多户南部山区以种地为生的农民,十几户下岗职工,以外地人居多。另有一些老弱病残,找个旮旯就能搭一个摊,卖着自家产的小米和禽蛋。十六里河大集取消后,东八里洼大集密度急剧增加。他们扯着嗓子从凌晨喊到傍晚,“能赶一天是一天,谁也不知道以后集市去向。”

那些农历的数字,只能渐渐消失在历史

在每一个普通的凌晨,在仲官、柳埠、西营的每一个村落里,不少农民与张学清一样,就像被同一个闹钟唤醒,有的摘蔬菜,有的运水果。今天赶十六里河,明天去王舍人,后天去东八里洼,大后天去大金庄……可是突然有一天发现,他们今天已经没集可去了,十六里河大集取消了,而之前,大金庄集早就没有了,他们只能蜂拥至王府集。

距槐荫政务中心4公里的王府村,作为西客站附近两千多人口的城中村,因为周边大集的陆续取消,集市范围迅速扩张。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王府集,时间之久算是济南所有大集之最。适逢西客站拆迁建设,作为济南数一数二的大集,逢四、逢九开集的大金庄集被取消,人流迅速会集到王府村,摊位数量从一千涨到两千,分布范围从一公里到两公里。

以后王府集再没有了怎么办?唐东英不敢往下想。6月23日,济南的雨从早上下到傍晚。在王府村村路和党杨路的交叉口,大雨瓢泼中,唐东英背后是自己驾轻就熟的三轮车,满满一车的西瓜,还有十几斤的豆角和茄子,“卖出一块是一块,挣上一块是一块。”问她辛苦不,她咧开嘴说“谁家的日子不是使劲过”。集上行人稀少,从早上到中午,唐东英西瓜卖了200块,豆角30块,茄子卖了20块,算完账,她脸上泛起笑容:“这一趟也不算白来”。

“没有集,你们把菜运进超市和批发市场行不?”行人为唐东英支着招,觉得她这样风里来雨里去实在辛苦。“超市怎么会要俺们的菜?那里面道道儿可多了。批发市场进价太便宜,论半砍,一年到头白干了。”唐东英回应着。作为种地而生的农民,她缺的不是时间和精力,她要的只是一个摊。